

醫館現代化

伍淑賢

中醫館也現代化，當然可以。我常光顧的一位中醫，近年就現代化起來，有聲有色。中醫館在白沙頭。中醫館克紹箕裘，得父親真傳，是杏林高手。十多年前，有次我外感傳理，病了三個多月，人瘦皮黃，看西醫完全無效，說不出是甚麼病，朋友介紹給他，他一把脈便知是濕氣困住腸胃，感冒不散。吃過他一劑藥，人馬上舒服了，始明白「藥到病除」的滋味。中醫又叮囑要多運動，驅除濕氣。再服幾劑藥，便已大好。從此有甚麼頭暈身熱，特別是感冒後調理，必找他。他生意很好，醫館鎮日人頭湧湧，男女老幼都有。

送別

蘇狄嘉

「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，晚風拂柳笛聲殘，夕陽山下山。天之涯，海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觴濁酒盡餘歡，今宵別夢寒。」

收音機傳來婉約的女聲獨唱，好熟的歌詞，刺時間一陣觸動感真輪心田。每一次聽到這首由弘一法師同詞同曲，旋律取自西曲的《送別》，都引起心弦的悸動，鼻子不覺就酸起來，眼眶也湧現淚意。

現代化始自幾年前，中醫館第一次聘用助手，是位浸大中醫系畢業的女生，學校派來實習。她來了不久，中醫館便開始用電腦，用電腦記錄病人資料和藥方，覆診時只需輸入名字和身份證號碼，就查到病歷資料，方便準確。幾個月後，病人飲藥的瓷杯不見了，改用紙杯，衛生得多。不過，在這過程中，中醫館也放棄了一些我喜歡的習慣，比如開方，以前是用毛筆墨寫的，在醫館的藥香中，可以欣賞醫師用漂亮的草書開方。電腦化之後，他改用原子筆開方，從此欣賞不到他的毛筆書法。

最近醫館搬了，變化更大。首先是傢俱換了大半，圓飯枱沒了，木櫥只留一兩條，幸好幾張紅木太師椅仍留着。本來四壁牆都鑲了深咖啡木板，現在改用新派白色裝修，意大利門窗隔了外面的車聲，比以前安靜多了。另外還設了個小小登記處，車職員坐着派藥和收診金，無需再由抓藥的掌櫃兼辦。

不過我覺得最可惜的，是店裡不再為伙計提供午餐。以前他們有伙頭煮飯，中午我常見他們開飯，七、八個人包括醫師圍着吃，每餐有湯有魚有菜有肉，很健康。我們雖沒份，見着也高興。現在取消了包飯制，伙計們中午只叫外賣，跟我們外邊人一樣，吃油膩的茶餐廳飯盒，醫師也不再跟伙計一起吃了一個時代真已過去。

「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，晚風拂柳笛聲殘，夕陽山下山。天之涯，海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觴濁酒盡餘歡，今宵別夢寒。」

林行止的左手和右手

琴台聚 黃仲鳴

周前，與梁天偉教授驅車登山，拜訪林行止先生。聞讀先生著作，迄有一千餘載，早已心儀，今日識識，自是雀躍。日前授香港新聞史，問諸學子，當代香港有三位報人，俱由英倫回歸，俱成「文化重鎮」。此三人，何許人也？

《開在心上》有組英倫采風的文字，最令我愛讀。六十年代，林行止負笈英倫，暑假時四出覓職，曾耗四個月在中國餐館工作，是「嚴酷的考驗」。最「酷」的「考驗」，是有個他心儀的女同學偕男飛跑車而至，他避也避不了。那美艷無雙的洋女向他打招呼：「哈囉，凌（指林行止的姓）！」在這裡碰見你真真意外。」隨介紹她的男友，又聞中國菜的種種，並要他教如何拿筷子，進餐時「連叫Lover及Vat's ice之餘，又問起烹調之術，弄得我站立不安，羞餐廳並非私室，眾目睽睽，無所遁形也。」其尷尬之情可想而知。知好色而慕少艾，想林太太也不會啞。

時正值下午，林太太款之以下午茶，飲其咖啡小點，真猶如置身英倫也，優悠享受一下，怎生一個字了得！大宅剛裝修，林行止的書房，典籍井然，置於架上，所見皆為洋書；地上一堆又一堆，亦是洋裝洋本。書房有這精緻迴梯，盤旋而下，眼觀壁上書林，頓使我這書癡羨煞不已，深知窮未日下，亦難有此成。推門而出寬大露台，日光漸西斜，山下塵霧如薄霧，景致籠在紗裡；左右皆為豪宅，屋後山木綠蔥。林太太為我介紹鄰居，林先生悠閒漫步，風徐來，頓使我想起他一部書來：《開在心上》。

林行止右手寫政經短評，為他贏來「香江第一健筆」的稱號。聞談間，我說，他將深奧的西方政治經濟學說普及化，融人文章裡，人人可讀，這可叫「大眾經濟學」。蓋前有中共艾思奇的「大眾哲學」，今有林行止「大眾經濟學」，可前後輝映也。林先生笑了。林行止開來還遍讀開書，以「左手」來寫他的散文，亦見風格。他的散文，並非無的放矢，一派學人本色，字字有據，開開說來，正如劉紹銘為《開在心上》寫的《導言》說：「他寫作的方向是一致的：提供資訊，傳授知識。」並因而形成了「林行止的兩個世界」。



心開手不閒，林行止著作等身。 作者提供圖片

外甥的婚禮

拖多年的大外甥終於要結婚了，我這個老舅自然為他歡喜，撮合老姐將婚禮辦得隆重些。老姐就這麼一個寶貝兒子，又是名牌大學的研究生，工作單位有體面，父母又都是高級知識分子，婚禮辦得奢華些臉上也有光。

現在的年輕人大多是獨生子女，父母對他們的婚禮也特別重視。我曾出席過一位朋友兒子的婚禮，其場面之大令我咋舌。這位朋友是位私營業主，在城裡的五星級大酒店張燈結綵擺了100多桌，每桌的菜餚、煙、酒都是高檔的，不下於4,000元一桌，僅婚禮現場佈置、請台台主持人、歌舞團就花了20多萬，整個婚禮費用高達80多萬元。事後我問這位朋友：「幹嘛花這麼多錢為孩子舉辦婚禮？他一臉莊重地說：『我掙錢就是為了兒子，在他一生只有一

次婚禮上多花幾個錢，面上風風光光，他一輩子也忘不了。』這位朋友的婚禮觀有一定代表性，是啊！一生只有一次的大事怎能不辦得風光一些呢！

就在策劃搞一個婚禮專題片準備為大外甥隆重的婚禮添光彩時，老姐從無錫打來了電話，告訴我雙方家庭協商決定不辦婚禮，小兩口兒選個日子領個結婚證就行了。這讓我大大出乎意料，一個人一生的大事怎能這樣草率行事呢？忙問這是小兩口的意見還是你們的想法？老姐說，是小兩口的一致意見，剛開始雙方父母也認為太過於簡單，後來是小兩口兒說服了他們。小兩口兒說，他們從上大學時就相識了，互相看中的是人，而不是對方的家庭，雖然雙方家庭都有這個能力為他們舉辦隆重的婚禮，但他們認為用這種節儉的婚姻方式可以證明自己愛情的純粹。因為婚姻幸不幸福，跟結婚的儀式隆不隆重沒關係，關鍵還是看人。如果人合適，不擺酒席，不度蜜月，不拍婚紗照，都可以。最重要是兩個人心在一起，兩個人開心就行了。

想想也是。我們這一代人當初結婚不都是「裸婚」嗎？我和妻子結婚於改革開放初期。當時我們剛參加工作不久，手頭積蓄有限，家庭經濟條件也差，無力資助我們，於是就追求時尚簡約的旅遊結婚。我們這種旅遊結婚說白了就是到上海看看，順便購買一些結婚用品，因為上海一直是我們嚮往的大城市。說出來不怕人笑話，我和愛人當時結婚都是穿的往年春節才拿出來穿一回的「年服」。來上海旅遊結婚，原來想買套合身的新衣服，可選了幾件心儀的衣服都要上海工業券。在上海我們舉目無親，到哪兒去找工業券？只得悻悻離去。沒有結婚戒指，沒有拍結婚照，更沒有擺酒席……我和妻子的結婚只是去了三天上海，然而我倆心相印手相牽已度過了銀婚。許多的記憶早已隨風而去，唯獨那年秋天去上海旅遊結婚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，那南京路上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觀夜景的甜蜜和歡樂依然常存心中。

當然，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沒有經濟條件而「裸婚」的，這與現在有些年輕人「裸婚」的觀念有所不同，但其追求白頭偕老的目的都是一致的。然而現實生活中，像大外甥小兩口這種「裸婚」觀太少了，外甥小兩口都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，所謂的婚房只是60多平方的租房。真正是無房、無車、無婚禮、無婚戒的「裸婚」一族了。他們說只要兩顆心在一起就行了，以後有了經濟能力再買房買車等也不遲。他們認為裸婚不僅減輕自己和家庭財力及人力負擔，還是一種愛的昇華，拋開物質和世俗的負累，回歸愛情本身，才能體現幸福的實質。



時下年輕人大多不接受「裸婚」。 資料圖片

而我們倆心相印手相牽已度過了銀婚。許多的記憶早已隨風而去，唯獨那年秋天去上海旅遊結婚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，那南京路上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觀夜景的甜蜜和歡樂依然常存心中。當然，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沒有經濟條件而「裸婚」的，這與現在有些年輕人「裸婚」的觀念有所不同，但其追求白頭偕老的目的都是一致的。然而現實生活中，像大外甥小兩口這種「裸婚」觀太少了，外甥小兩口都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，所謂的婚房只是60多平方的租房。真正是無房、無車、無婚禮、無婚戒的「裸婚」一族了。他們說只要兩顆心在一起就行了，以後有了經濟能力再買房買車等也不遲。他們認為裸婚不僅減輕自己和家庭財力及人力負擔，還是一種愛的昇華，拋開物質和世俗的負累，回歸愛情本身，才能體現幸福的實質。

我家桃姐

杜亦道 阿杜

舊日嘉禾同事「羅渣」李思霖和家中老保姆桃姐生死相連、貧富與共之實事，許鞍華拍成生活寫實片，葉德嫻主演，由此得個威尼爾最佳女主角，整個事件十分感人，在我們那一代四、五十年代家庭，家中老傭人保姆主僕不分、情同至親的例子甚多，筆者本人由老保姆一手帶大便是其中實例。

幼時父親杜兆麟為華南最大米商，家母為二奶，生有四兒弟後難產而亡，外公由故鄉番禺找來兩名保姆每人帶兩個小孩撫育，年長者叫我們稱為「婆婆」，年幼者稱為「二婆」。當時阿杜二歲，弟弟只有兩歲。到本人九歲時，即一九四九年廣州解放，父親旗下所有順米公司之輪船、汽車行之車船被沒收，徵用作進攻海南島及「解放舟山」之用，全家趕出東山山。一個舊伙記老掌櫃送了四間舊居給我們一家居住，家備四散（因為全部歸新權賦予），只有帶我們兄弟的兩個老保姆堅不離去，甚至回鄉下沙灣叫她們之親戚除借去，甚至回鄉下沙灣叫她們之親戚除借去。

人生四苦

思旋

生、老、病、死是自然現象，是每個人人生必經之道。佛教徒認為此乃人生四苦也。然而，有信仰者對生離死別坦然面對，甚至視之為「暫別」而已。畢竟對於親人來說，始終是生是悲痛事。

粵語片的時代風采

詩幻留形 陳智德

看電影當然是到戲院看大銀幕為佳，影碟素質永遠無法相比，而戲院的觀影經驗亦無可取代，何況有些影片，坊間難得一見，如香港電影資料館將於十月份起播放的「一百部不可不看」的《動盪春秋》、《王為一》、《珠江淚》、《以許鞍華的《撞到正》等電影，更應必看之。期待之餘，也讓我想起香港電影資料館不久前的「中聯外傳」專題及「似水流年，綠葉常青」展覽。

粵語片的時代風采

陳智德

「似水流年，綠葉常青」展覽的主題是五、六十年代粵語片的性格，或後來被稱為「草草演員」，一般擔任配角或間角的角色。粵語片的性格演員何其眾多，其中不少都有精湛的演技，有的也經常擔演重要戲份。看電影雖然是在戲院為佳，但回顧舊電影難免靠錄影碟以至電視錄影。自有硬碟錄影機以後，我把家中個人舊藏的「粵語長片」錄影帶轉錄為影碟或檔案，加上陸續新增的材料，累積了不少，有空時翻看，除了影片本身內容，也為昔日演員的演技，他們的的眼神、動作、語言，自有屬於那時代那時候特有的風采。

粵語片的時代風采

陳智德

伊秋水笑中有淚，滑稽中有對世界的針砭。鄭君綿的哭笑帶各種自創舉止，表現他所看透的世態和人情變化。駱恭慈永遠予人威嚴、可信服的眼神，即使有時也帶點家長式的專制，感覺卻更真確而親切。西瓜刨舉動、可愛卻又可敬，我最欣賞他發怒時的表現，他教人不忠不孝、不把苦難誇張，更視憂患如同尋常。他們演譯電影人，教我們感受背後那未盡盡滅的理念。